

心雨罄

藥學三 王乃文

真真切切，是刻畫人生旅程最契合的形容詞，有道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一條人生路上，或喜、或悲、或怒，酸甜苦辣之箇中滋味，只有自己對自己的每一頁有著最深的體會與感悟，就像一陣風吹來拂在每個人的臉上，各個感覺不盡相同，沁在毛細孔上的微觀萬千，道盡了微妙未知的新一頁的故事，肺腑亦動容，如此遞嬗的變化莫測。

在大城市的車水馬龍中，廣廈萬千，有時候，就那麼有時候，落寞。百般思考我想這是大城市中密集加成密集的公式推導，不敢說這是定律，可卻也是百聞千觀許多人的寫照，那些人有的是遊子離鄉工作，為謀生活在外拚命打拼；有的是根於斯，長於斯，沒有別的選擇；有的原先是嚮往大城市的繁華豔麗，卻看盡了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的無奈和寫實，所以落寞加成落寞成無限落寞，最後撒手不再去管，最怵目驚心的是那些人，也許我們就是其中之一，或者，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他們，無可厚非。在日子與時推移下，原是一顆染無塵埃的菩提心，難免雜念一起，心煩意亂，也許不是自身的流露，也會是周遭環境的潛移默化，也會耳濡目染的效法別人的汲汲營營，一個人的努力成功與汲汲營營不相同，但過多的慾望與貪婪就會是汲汲營營，蛇吞象吞過頭了爆裂而死。

在同一個地方有著心念不同流合污的心臟最是動人，『心遠地自偏』，雖然稱不上陶淵明似菊的高風亮節，不為五斗米折腰，可是能謹遵一絲絲不沆瀣一氣的靈魂，就是純淨無暇了。上大學之後，學校即是一個小型社會化場所，每日，遇見不同的人，各式各樣，每一個臉孔上寫的或真或假，說的不盡是真心話，可是長期下來，卻也明白人不一定真，只是天生的保護色久而久之成了習慣。人們學著罩上一道防護牆，在保護牆內倚著有限的距離憑自己的經驗依自己認為能夠保護自身卻不傷害人的法則行事。琥珀色月牙總是在夜闌人靜時照入我的心扉，離開母親的懷抱一人隻身前往台北念書，有時候很想家，有時候逼著自己學會堅強，自己照顧自己，努力加餐飯。月光很柔和、很溫暖，卻也讓我時常想起：『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她的溫柔慈悲籠罩著我，雖然一個人孤單在大城市中徘徊，卻不敢忘母親對自己的期盼，更時時提醒自己只可以做不違背良心、正當的事。

心頭上的雨總是那樣溼漉，纏綿的打在我的心上，有時小毛細雨，有時暴雨如雷，可知曉學會獨立的過程中不能怕吃苦，就算一步步踏出去的是荊棘崎嶇路，也要像朵朵開在荊棘裡的花一般，細雨中飄香。有時候咬著牙也要完成本份內的責任，縱使辛苦，考試考不好就當知該更努力，學習成效不佳就當知轉換方法。特別是長大了以後，與人相處受了氣不能意氣用事，要學會講道理，理虧就該道歉，錯了就要受罰，與人為善、和樂、融洽是最重要的事，因為在社會這個大染缸中，談到出社會，又是一個新的旅程。在學校老師、同學或許可以容忍你的孩子氣、壞脾氣，可是到了社會上，工作了進入職場後，沒有人是你的親人，沒有人應當忍受你的任性、無理，所有的挫折不會如海浪般襲來，而會在與社會接觸候一點一滴的滲出砥礪你的心志，『不禁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這句話雖聽不下百次，可是在求學到現在以來，真的倍感深刻。

日不落的勇氣，在大城市中陪伴我徐行、快跑，雖然看過了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事情，在大學快接近尾聲的現在，回憶從小學到現在求學的光景，有喜樂、難過交雜，與同學、朋友的相處時和睦時爭吵，師長的叮嚀與翹首，在很久很久之後，才漸漸瞭解我們的生活與他人息息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再也不能似孩子般自私，只為自己，所作所為與他人被其他人注視的目光交纏，也許透過別人對你的觀感而去影響別人對你身旁其他人的觀感，縱使你的言行與你身旁的人完全無關，可是你的一舉一動卻可能代表了你的父母、老師、親人、朋友、任何一位跟你有關的人，所以只能小心謹慎在這社會上。

放下是真切的忘卻得失，放棄非忘卻得失，而是害怕進而逃避。

每晚想著翌日清晨，微風與露水就能夠清晨我的下一個天亮與人生旅程，『願逆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有時倍感自己身為人的渺小如螻蛄般倏忽即逝，於山川、江海不過是短暫未曾撼動的沙塵，蘇軾說：『大江東去，浪淘盡。』讀古人詩詞懂他們的意境之後，反觀現實，於我能更加充滿勇氣與希望，我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裡把握生命，起碼我現在還活著，還有能力可以改變不快樂的人生，取代傷古懷秋。

在我認為，經歷過一切種種世事變化，唯一沒變沒離開的是『愛』，有時城市的風太冷，連一碗熱湯，也足夠紅了眼眶。『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段話不只能夠用在情人，而是任何一種愛的詩篇，握著父母的手，著他們直到白髮三千，孝順，數著汗與淚水的交錯，刻劃成了歲月的輪廓，牙牙學步牽引著我，那雙溫柔沈默的推手，每一針執著，每一線寬容，為我編織每一道彩虹。記得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母親便邊顧我邊做手工，想起來真的感激萬千，我一生病發燒，母親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心急如焚，眼淚直流，趕緊放下手邊所有事，陪我去醫院看醫生打針。母親總把最好的都留給我，如今已經年過二十，更加奮發向上，有朝一日好好孝順長輩。愛這個東西，在還未體會了解感動前總沿著拋物線，也許是經驗不足，兩倍半徑的距離沒有算好，沒有控制好愛深愛淺的距離，太多的愛用不對的方式亦會造成壓力，離幸福總降落的差一點；而青春的拋物線，把未來始於相遇的地點，至高後才瞭解，世上月圓月缺，都是錯覺，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有時候當局者迷，要跳脫出來才能夠看清楚真相與清晰。看清了之後，我決定待在，相遇的春暖花開。

蘇軾《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近幾年開始學習打工了，體會到人家不一定會對你好，更學習該如何與人應答進退自如，時常想著自己愛的人們過得怎麼樣，也反覆告訴自己，我不可以讓愛我的人、支持我的人失望，所以要努力再努力，不敢懈怠。現在的我，學會了開朗，雨打在心頭上的雨不再溼涼、不再苦愁，卻是滋潤生命的基礎，灌溉我的樂觀，就算再有雨也是溫美的潺潺水，茁壯每一株勇氣的草直至大樹，舊的傷痕剝落，新的生命跳動，愛是不停開的花朵，被風乾的脆弱，才能編成繩索，攀上成熟。心還是熱的，不讓誰擊落，胸口沒有雲，世界就晴空。生命的單純就在於無限次的傷害與挫折後你還是依然故我的堅強與勇敢，然後帶著了解與諒解，直至彼岸生出彼岸花，絕不低頭而揚首期盼的驕傲不屈，純樸而認真的努力不懈，因為心還是熱的，眼睛會更透澈，曲折的歷史會完整了自我，回頭看還是可以真心地笑了。

心雨罄，因為心頭的雨早已非雨，於是臻於完美的是生命燦爛的彩虹，那樣永遠橫亙在幸福，幸福了愛纏綿在此生最美的風景。

一、遇見·司馬庫斯

從台北搭了早班火車南下，我們在明亮的天光下抵達第一個轉乘點：竹東車站，接著，再一群人再跳上搖搖晃晃的內灣線小火車（其實和電聯車十分相似），直到終點內灣車站，在那裡和我們包車的司機碰頭。由內灣進入司馬庫斯可說是最簡潔的途徑，即使如此，我們的中型巴士仍要花上兩個多小時——幾乎和我們南下至內灣的時間一樣長——經過柏油路、水泥路和泥土路交替鋪成的對外通道，才得以向司馬庫斯叩關。

相較之前封閉的部落情況，現今的部落對外交通可說是非常便捷了。一路顛簸中，車內不時傳來嘔吐聲，由於許多路段是用水泥加碎石鋪成路面，坡度又變化無常，我們可說是懷著忐忑的心情抵達部落。旅程中最完美的狀態是：在內灣閉上眼，睜開眼就看到司馬庫斯的門牌；可惜，對被震到幾乎從座椅上掉下來的我來說，似乎沒有這個福分。

根據事先蒐集的情報，司馬庫斯的冬夜溫度可以達到零度以下，由於前幾天正好有寒流經過，我們抵達的前一天晚上，司馬庫斯甚至還有些微飄雪！當我們的中巴在下午三點過後開進些微泥濘的停車場，四周已開始起霧了。我穿上擁腫的棉衣及手套才敢拎著行李下車，凜冽的寒氣把我從台北帶來的鼻息凍成一片白霧，也把整個部落凍成一幅唯美的風景畫。走進畫中仔細瞧瞧，會發現今日的司馬庫斯其實早已脫離早期粗獷的炭筆印象，而蛻變成相當精緻的彩色油畫——司馬庫斯的第一眼的「現代性」讓我大吃一驚（包括後來的住宿盥洗設備），先進溫暖的旅客服務中心，絲毫不比其他風景區遜色，招牌採用可愛的木刻字體，讓城市來的朋友都能充分感受到部落主人的迎賓善意。而我們，在寒風的催促下，也不得不躲入這棟小木屋中，等待進一步行動。

二、部落的昨日與今日

四點過後，外地的遊客差不多都聚集在服務中心前面，等待部落導覽員向我們介紹司馬庫斯。我們的導遊是個老師，講著帶有淡淡口音的國語，低調樸素的感覺和之前到台東參觀布農部落的牧師很像。簡單的講解歷史之後，他領著我們——穿著五顏六色大衣以及各種保暖配備的年輕人——繞了部落一圈，解說部落裡為了觀光而打造出來的木雕作品。聽著他向我們解說那些線條可愛的石刻作品，我突然領悟到：觀光是需要打造出來的。即使從前的司馬庫斯有仙境般的美景，缺乏交通、住宿或其他基礎建設，養尊處優的外地遊客往往缺乏意願。踏上充滿自然風的石鋪步道穿過部落，司馬庫斯令人訝異的精緻，讓我在大口吐著白氣的溫度中感到新鮮感十足。

在寒冷的天候中，飢餓感與黑暗同時向我們襲來。趕緊躲進窗戶緊閉餐廳裡，品嚐各種山珍野味。木造的餐廳和救國團的餐廳有異曲同工之妙。想起剛剛那位老師說的部落奮鬥史：自從發現台灣排行第二和第三的神木之後，司馬庫斯才有向外界發聲的資本，為了團結發展，這裡的族人決定採用「共同財產制」來管理部落，除了幾戶人家之外，所有的資產都是共有的，例如孩子上學的學費、部落各種建設費用都由大家共同支付。這種情況持續好一段期間，他們仍過的非常艱辛，直到幾年前才買下部落的第一台汽車，而各棟現代化的小木屋，也是用長期的儲蓄蓋起來的。還記得部落較高處的山坡路上，可以看到兩旁新挖開的空地，以及一台閒置的推土機。對身處山中的原住民部落來說，現代化的建設不僅僅是為了自己，進一步的目的是引進觀光客，這種自給自足的模式，應該是目前最完美的發展方向吧！

三、山中的夜晚

步出門外，天氣似乎不怎麼友善，本來期待的繁星滿天只剩下幾縷月光掙扎著突破雲層。然而部落下方的教堂卻閃爍著溫暖的火光，在族人的推薦下，我們也參加了這場盛會。這是司馬庫斯教會為本地後山青少年舉辦的晚會。夜晚的冷風想必只有個位溫度，我們趕緊挑了營火附近的位置坐下。晚會的表演方式是由來自各地的少年們輪流上台，清唱或者由吉他伴奏各種讚頌耶穌的聖歌，由於我們一團人中並沒有基督徒，所以大家都表現出恰如其分的陌生人模樣，靜靜聽著優美的旋律。營火的灰爐被夜風吹的四處飄搖，然而穿透黑暗的歌聲像是另一束更大的火把，照亮著教堂空地前的所有人。沒有網路，沒有手機，沒有電燈的過去，後山的少年就是用這些跳躍的音符彩繪每個黑暗的夜晚。

當圍著營火的觀眾幾乎都一羣群上前表演了，我們才驀然驚覺，自己是這場晚會中唯一的遊客，全體合唱的時候，只有我們這個區域始終保持沉默。繼續沉默了幾首歌之後，看看時間不早了，我們趁著空檔悄悄離開，相對於晚會的热情，隱身為觀光客的我顯得相當害羞。從部落上方再次俯瞰晚會，竟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感。只是，此時此刻另一個選項更吸引人：還是趕快帶著部落商店買來的水蜜桃酒回房間，在寒夜裡和社團朋友喝酒談天比較暢快。短短的爬坡途中，竟然開始飄雨了，我們只好祈禱隔天的陽光，能像教會前的晚會一樣熱情，畢竟，真正的司馬庫斯我們還沒見識到呢。

四、司馬庫斯的寶藏

旅程的第二天，我並沒有如意料中的被低溫凍醒。然而，我們仍然在八點前整裝待命，向神木所在的深山出發。來回預計要花四個小時左右，年輕氣盛的我們，莫不迫切期待趕快走完這段步道。以往到森林遊樂區爬山，走的大多是木造步道或是柏油路，景色似乎也千篇一律都是筆直的松柏柏檜等樹種，爬山的印象大多被制約成爬坡運動了，於是，快步走完，似乎心靈上就能早一步得到解脫。

但是，穿過了司馬庫斯的最後一戶人家，接下來的半天時間，我見識到了有生以來，令我最為讚嘆的一條林道（在所有可供遊客行走的步道中）。司馬庫斯之所以聞名的地方大概是因為這裡。整條步道的構造，除了森林中拓出的三、四人寬小徑之外，完全沒有加工，沒有鋪石板、墊木頭或是設欄杆，甚至潮濕的泥土路上還有摩托車痕——這裡才是司馬庫斯真正的後花園，大自然深鎖的寶藏庫。不僅地形、景觀的多樣性讓我咋舌，同學中的植物辨識高手，更是三不五時迸出讚嘆聲，熱情的幫我們解說著百聞不如一見的奇特花草，照相機的電源根本沒有關過。相機沒電的我，發現其實不急著照相，很多現場才能體會到的觸感，完全是照片無法捕捉的。晨雨過後走在半泥濘林徑上的黏稠感、瞥見陽光灑進綿密竹林的欣喜感、踏上四十五度碎石坡上的恐懼感、眺望遠方溪谷和群山稜線的渺小感……更多更多難以言喻的氣味及影像，鋪成了我心中最獨特的一條司馬庫斯步道，以致於抵達神木區終點的成就感完全被稀釋了。相較前面的體驗，司馬庫斯神木群顯得平常許多；五六棵神木分布在幾百公尺的範圍內，族人稱其中最大的一棵為 Yaya Qparung，意思是媽媽。據說二戰的時候，許多泰雅族人舉家遷至神木區以求庇護。我試著想像那光景，第一個發現此地的人，大概不像我們懷著輕鬆的冒險心情，而是懷著不能回頭的決心，在飢餓和疲倦的壓迫下，才找到了大自然的母親。彷彿一場萬里尋母記的自然版本。或許，隨著現代文明的擴張，這將變成一趟再也不能重現的旅程了。

但我們的旅程仍然可以重現，只要在自然之母的豐滿的樹影前轉過身子，向著媽媽說：我要回去了，回到我們不得不回去的家中。回程和去程相比總是輕快許多。在這條空間與時間都與世隔離的步道上，剎那間可以感到永恆。奇怪的是一路上沒有鳥聲，恍若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所描寫的四國森林，深邃茂密的靜止在時間之外，像是某些人生的隱喻，總是在最孤獨的時候現身。疲倦也是沉默的主因之一，仍然，我們會走回住處，拍洗掉鞋底上厚厚的泥巴，背起滿滿的行囊。同樣一條顛簸的山路，將把我們一路震回華燈初上的台北。兩天的旅程過去，司馬庫斯是一個巨大的驚嘆號，解開盤桓已久的詰問。現代文明存在的意義在哪裡？對於終日活在匆促喧囂中的我們來說，一切是如此理所當然。唯有放逐自己麻痺的心靈，從旁冷眼凝視，我們才會發現燈火闌珊處的另一片美好。

浮生

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二年級 林政利

病房裡，我凝視著那張接近死亡的臉孔，它沒有恐懼，只有痛苦。在偌大的加護病房裡，我卻只聽得見生理監視器的聲音，手一邊幫忙清理著管路，邊聽到一旁身為父親的你輕輕呢喃著。

「護理師，你知道人死後會去哪裡嗎？」

我並沒有停止手邊的忙碌，也嘗試假裝沒有聽到你的話語，專注著寫下監視器上的數值接著便繼續手邊未完的工作。會這樣選擇性忽略，是因為對於死亡的無知與未知，讓我感到害怕，你能明白或是體諒嗎？

在我小的時候，死亡像一場盛大的聚會，靈堂上那些美麗又年輕的照片，讓死亡像是蝴蝶一般，逝者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破繭而出，變的美麗又遙不可及。或許每個人在世上皆在等待蝶化，死亡成為離開醜陋及苦痛的唯一方法，但是假使我們活在苦痛裡，那麼活著的意義又是什麼。而死亡若真的是種解脫，那麼面對死亡時那股內心的恐懼，為何又會如此真實。

我想起護生時期，自己送走第一個病人時遺體護理後的嚎啕大哭和情緒失控，但工作後，現實好像逼著我面對死亡變得遲鈍，好讓自己避免悲傷、逃避傷悲。在這個看似最神聖地方，生命卻變的好輕好輕，生命在這裡似乎可以簡化成一種圖形或是聲音，當心電圖變成直線，或是monitor開始隆隆作響時，就表示死亡更接近了一點。這樣的自己在生命面前竟然麻木不仁，有時讓我覺得很可怕，正當這樣想的時候，突然間，食指被你牢牢握住，打斷了我所有思緒。

手邊照顧的是出生一天半的小男嬰，母親在生下他之後因為羊水栓塞離開了人世，父親看著他，卻離他的保溫箱遠遠的，就像他的心一樣。於是我把小寶清洗後穿起衣服、換起乾淨的尿片，溫柔且堅定的請父親抱抱他。父親一抱起他，淚水隨之潰堤。

「嘿！你知道嗎，你有媽媽的鼻子喔！」

他的父親留下了這句話，然後笑了，似乎得到了所有疑問的解答。我相信死亡在這一刻是個結束，也是個開始。

我相信靈魂，死後肉體消逝但靈魂卻會留下，有緣的話，這些靈魂會留在重要的人身邊。就是因為有了死亡，我們會知道我們擁有的人生不會是無限的，所以才會了解自己的渺小，所以才會了解珍惜的重要。因為有了死亡，面對生命我們都會更謙虛。每一段生命的結束，都會讓我們回想自己的人生，或許這就是死亡的意義，給我們一個機會，去省思自己。漸漸的，我發現死亡好像不再可怕。

死亡就是生命的延續，也是故事的延續，回顧一生，童年對於死亡是如此無懼，而愈長大要的愈多，愈害怕失去，於是愈害怕死亡，生命的最後一刻，應該是無慾無求的。於是感受到溫暖的陽光，看見了過往變成一隻蝴蝶飛向充滿花香的池塘。

幸福，對我來說

藥學三 王乃文

幸福，對我來說，是能夠抵抗外在所有艱難的內孢子，遑論何其堅強。

談去人生，也已進入了二字頭，早已不復涎著口水任性使勁的年紀了，現下逡巡在大學的尾聲前半部，是翹首亦是慌懼，步步為營地踏出下一步。念了醫學院之後，其實一直都倍感自己程度之不足，所以不敢怠懈，時常與同學切磋琢磨鑽研學識無涯的國度，盡心盡力，是對自己盡忠職守的高標準與要求。

一路上，風雨交雜，即便是大雨泥濘，滂沱我的小小世界，不准哭、不怕苦，因為，母親說：『雨下的時候，別低下頭。』小的時候，家中環境非佳，母親告訴我們做人當知儉，古言：『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唯有讀書才能擺脫現狀，自小便在心中許下心願要好好努力，認真向上，因為她總感嘆自身學習不佳，無法給我一個好的環境，但只要我有需要，便送我去補習。母親在我小的時候，會批代工回家做，小時懵懂不知母親辛苦，總以為母親在玩玩具，便嚷嚷著要幫母親玩，長大了後才知道，不是所有東西都如表面淺顯易懂。上了大學以後開始在學校工讀，慢慢學習管理時間、計劃自己的前程遠景，也會試著在每一天的結尾反省自己過去到今日的所作所為，以及是否成就了些什麼，每天都與昨天比較，是否進步了，是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剛上大學的時候，以為幸福就是錢要有很多很多，所以努力接家教，有工便打，甚至長達一年不曾見過父母親，不為別的，就為自己窮怕以前的苦日子，想要盡力改變，想儘快讓自己過得好，不再過可能餓肚子的日子，因為國中的時候，如果不是特別餓，我就會省下只買個麵包或涼麵，因為小的時候父母親沒有多餘能力給我零用錢，但是堅持要讓我吃得飽、穿得暖，而這些省下來微薄的錢就留著繳班費、學雜費之外的支出，也為了不讓父母親操心，我也堅持不去從小到大的畢業旅行，不想額外再增添父母的煩惱，甚至同學都會認為我不合群，是異類，老師們也覺得不需要多花那三天認真讀書，可是，在我心中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親能夠少一件煩心的事便是一件；數度以為幸福就是要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像別人一樣，要什麼有什麼，所以告訴自己別對自己吝嗇，可是直到現在才知道，幸福真真切切不是錢多，更不是擁有很多外在物質的東西，而是在我有限的生命裡，清晰的看見我真正的需要，幸福不是一味向外尋求堂皇富麗的那些什麼，真正要把握的是現在手中已經握有的那些人、事、物，好好在時間飛逝匆匆流之中盡最大的努力去珍惜、好好對待，在我再度踏上故土時，深刻體會。忙了一年之後，在一次偶然的空閒中，踏上回鄉的火車，火車上人聲沸沸揚揚，或開心、或休息補眠、或放空，我闔上眼，再睜開瀏覽車廂飛去外在景物的變化，下意識的發現到，原來山還是山，土還是土，只是這個巷弄已經擴寬，那個街角開了兩層超商，很快的，火車到站。甫下車，眺望遠方直至近處，很多樓房與從前的記憶早非昔日景象，走回家的路上不勝唏噓，許多田地早已是高樓大廈水泥森林矗立，鬱鬱蔥蔥，多不勝數。剛進家門，就聽到母親一如往常的歡迎聲與吆喝，直嚷著：『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可是映入眼簾的父親、母親，白頭髮多了一些，感覺上也老了些，當下的我，忍著眼簾的淚水，速走至廁所忍著淚水盥洗，當下，我就決定不再汲汲營營的追求太多太多，只消留神陪伴家人與長輩。時至今日，依然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時時告誡著我，我不想等到一切無法挽回才說後悔。

炊煙裊裊升起，隔了江海千萬里，清楚明白知道，見了名山大海，最重要的還是身邊愛護你、支持你的親人朋友最為重要，如果因為眼前的利益使然而忽略了本來就存在在你身邊的瑰寶，徒剩後悔。現在的我，說流浪是我的天賦，天賦在每一分每一秒，使生命閱歷益發豐富，流浪不是敗壞，而是讓心不限制的發展，有親人朋友好多的愛最是我的追逐。現在的我，過得很好，不為什麼苦惱，日子像悠游的水草。也不再怕回憶驚擾，過去多在意的，事過境遷了，往事隨風飄，處之泰然。

現在的我，已經不再那麼急迫的需要物資，但仍舊盡心盡力地為課業努力，更勝從前，有一首歌喚作『我最親愛的』歌詞描述我最親愛的家人朋友，究竟我庸庸碌碌的這幾年時光，沒我在你們身旁，你們過得怎麼樣？是否依然健在安康？是否別來無恙，而今閒下，再想起你們時，依然，你們還是最親愛的、最重視的，我沒有讓你們失望，讓我再度擁抱你們，再親一親你們，像過去一樣，那樣單純、簡單、自然，這首歌在我隻身一人在台北唸書的時候伴我走過了許多煎熬的時光，但是為了父母親、師長對我的期待，再多風霜還是在咬著牙的辛酸血淚中隱忍下來。以前的幸福對我來說，像一隻仙女棒，很閃耀很燦爛，一回首早已燃燒殆盡，徒留記憶於腦海歷歷在目，我想是永生難忘；現在的幸福，對我來說，喚作『熱鐵烙膚』，也許不再是在拚命地往自己的極限突刺，而是在怡然自得的恬靜步調當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認真去完成每件事，因為曾告訴過自己，不論大小事都要一併都當付兩千萬的專注與努力認真對待。

以前曾想過放棄，但漸漸的在時光長河中，體悟放棄不是放下，放棄是什麼努力都不肯做，擺爛，可是放下，徹底了解透明的真諦，人生就像一杯茶，不會苦一輩子，只會苦一陣子，放下是認真努力的去實踐，而不是逃避、害怕、膽怯、懦弱，做好本分盡了責任後不去期待有多好有多好，一種真心只為過程、當下對得起自己的千真萬確，而不是為了結果而去努力，這樣只是虛幻、華而不實，最重要的是這努力的過程學到了什麼，學到了不苟且、踏實的深深。

遑論未來的日子，世界怎麼樣荒煙漫草，荊棘叢生，對我來說，有愛就不再畏懼，有愛，誠判值得，只要想起我最親愛的他們的微笑與加油、打氣、支持、鼓勵就足夠我再為生活努力，雖然離開溫室襁褓的時間，比在一起還漫長，只要從心，起即刻起開始總能補償，關心從不因時間、距離，說斷即斷，那麼便是一切的力量泉源，泉源了我千千夜夜的思量與打拚，就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也不許懼怕。

雲破日出，愛是那道光來，帶著平凡的我，走過奇蹟旅途。生命最驚心動魄的是，匍匐前進之後，回首向來處，能夠再帶著微笑和諒解，願意繼續相信愛是一切的原因、一切的泉源、一切的力量，帶著你我，閃著光亮的純淨羽翼，奮力的往下個旅程勇敢飛去，直至彼岸花都亭亭的為你開著，延續未曾改變的淳樸，因愛，是永遠。

因為幸福，對我來說，知足惜福手中的殷切便即是全了。

網

醫學 陳泓任

循着一延脈絡回溯，反往數千春秋。曙熹的恆河，西天菩提沙沙的樹影蔭了釋程的首站，僧侶的禪思凝成阡絡陌緒。間雜着夏蟬潮噪，沙丘用靜默低吟着佛祖的涅槃。

順流而下，下穿寒暑千轉。暗夜的伯利恆，東來聖士淺淺的足印成了脈絡的始端，牧人的頌聲譜成緯縷經絲。摻或着駑馬嘶鳴，沙丘用沈着歡唱着聖靈的降臨。

沿時漂流，再續光陰千載。星寐的麥加，四方商賈漫漫的旅途始了繩條的起點，旅人的鼾喘編成了縱索橫織。混合着駱鈴叮響，沙丘用寥寂合奏着先知的臨世。

絃管綿綿，從那天哼唱起，沙丘就不曾止息。

這不輟的音律是網的縱紋，跳脫常人的生老病死，以百年為時的貫互。他不依存人壽，而以精神為歸，以文傳理，以語達情。他不乏古今之異，但仍一道貫之。擺脫了石爛海枯，史冊上留連的不朽顫音。

這無止的聲弦是網的橫幅，橫跨凡世的山疆海界，以萬里為尺的綿延。人群的崩離會造成國邦的毀滅，但卻會加速聲弦的廣播。他蓄存主體的恆持，但又能因地制宜。超越了峰壁江屏，寰宇中繚繞的浩浩濤聲。

廣佈的宗教是音律、是聲弦，是網。他包容古今，他羅納中外，如海吞江，如漠含砂。他以時間為縱軸延展，但又用神話的傳頌來隱蔽；以空間為橫軸漫布，但又讓人群的播遷來迷濛；以人性為出發點，但又在思想上有所超脫。在時、空、人的網上，信仰擺脫現實的抵牾，冥求他自己明澈的目。

宗教布的網是如此的空靈，又是如此的貼近人生，人在此尋求依歸，自願被其捕獲，讓滿腔的塵埃流瀉而出，留下一片澄晰。

網有經緯，宗教有其誠條和律法；網有綱目，信仰有其堅持與融通。在經緯定義的點上，宗教構築了人與人間線段般的連結，連結形成交織，交織上抵天聽，又在這三度空間上創造永續，如此產生了四度的景深。

這張網會繼續鋪陳，只要人性在精神裡仍蘊藏着渴求。

風起，沙丘低鳴。



<阿嬤>

這年頭像阿嬤這樣的人已經不多了。

她身材瘦瘦小小的，長年辛勞讓她的身子嚴重駝背。但是九十幾歲高齡仍可以自己打理一切生活起居，洗衣、煮飯、種菜、澆水、倒垃圾是家常便飯；還不時到鄰居家中幫忙農務，剝土豆、削蘆筍、賺取些微的零用錢。我們常勸她不要這麼辛勞，她總說活著就是要動，要做事才有意義。我們都相當以她為榮，也總覺得她會這樣一直勇健，長命百歲，直到那次她跌倒摔斷了腿……

阿嬤姓林名快，出生在日據時代，從小在雲林的馬光長大，沒有現代女孩名的詩情畫意，她的個性就像父母給她取的名，做事總是迅速俐落，不拖泥帶水，而且頭腦相當精明清楚，但是書只能讀到國小畢業，就一直在家中幫忙農務。直到18歲那年，經由家人做媒，把她託付給鄰村的阿公，這才離家。兩村莊的距離不過是台大校門口到總圖那般，在那短短的路程，阿嬤填滿了她平凡卻又偉大的一生。在村子裡，阿公是備受村民愛戴的萬年村長，家裡總聚集許多村民來泡茶，天南地北的聊著村子裡的大小事，阿嬤總要忙前顧後的張羅許多事情，同時她也含辛茹苦的養育了七個孩子，和阿公收養的養子們，當中只有一個親生男孩，那就是我的爸爸。她相當疼愛我爸，爸爸從沒離開過阿嬤的身邊，而我們三個孫子也是由阿嬤從小一手拉拔。而姑姑們長大後也都各自組成家庭，大部分跟阿嬤一樣是經由家人做媒，沒有經過轟轟烈烈談情說愛的過程，但她們都很知足，也很珍惜彼此的緣分，和阿嬤一樣用一生來守護成就她們的家庭，後代子孫很多，也都很孝順上進。大家庭的感情緊密連結，每當年節家慶，老家的三合院總會聚集很多親人，氣氛熱鬧歡騰，是我從小最期待，如今也最懷念的記憶。相較於現代強調自由戀愛，情感氾濫所造成的總總社會問題，阿嬤的愛情，用心守護的家園，看似平淡，卻也細水長流，恬淡幸福。這是我從她身上學到會一生受用的東西。

但是，隨著時代進步，許多事情在改變，阿嬤不太了解，但也努力適應。記得，當初我要念大學，阿嬤是家裡唯一反對的人。因為她總認為，女孩子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會煮飯、洗衣、做家事，將來找個好人家，一生奉獻給家庭。在她眼裡，隔壁鄰居的女孩，念技術學院只要兩年，不需離家很遠，還有獎學金可拿。相較於我念大學要四年，要隻身前往遙遠的台北都市，每學期還要動輒數萬的學費、生活費，對她而言簡直是天文數字。我想是因為她總擔心我在外面會被騙，甚至變壞。但是最後阿嬤擔心的一切都沒有發生，我過得很好，也遇到許多貴人，在我求學的階段給我協助照顧，她老人家也才漸漸放心。此外，原本不了解台大醫學院是什麼的她，每當她跟人家介紹說孫女在台大讀書，在那純樸的小農莊，總能引起對方一番驚呼和誇讚，她才漸漸了解原來念台大也是件挺了不起的事阿。從此，她不再反對我念書，反而要我好好認真、不許偷懶。

記得，大四畢業那年，我邀請阿嬤來台北參加我的畢業典禮。那是她少有的出遊經驗。那次出遊，阿嬤也總像個孩子一樣不斷的驚呼，臉上總帶著少有的自在喜悅的笑容。我們帶她到永康街吃小火鍋，到信義區看101大樓，再到台大校園散步，並第一次嘗試時下流行的大頭貼，那也是她第一次看到台大醫學院長什麼樣子。我們祖孫四人開心的穿梭在繁華的台北城，那是屬於我們之間最珍貴難忘的回憶。我忘不了阿嬤要回家時，在火車上留下的眼淚，一直到火車離開我們的視線，她都沒有再看我們一

眼。當時，看著她孤單的身影，我不禁紅了眼眶，第一次感受到阿嬤是多麼的需要陪伴。之後，每當假日我都會盡量回家陪她，當我們在家時，她老人家的精神就變得特別好，我們年輕人熬夜看電視聊天，她都捨不得去睡覺而一直在旁邊陪伴著。每次要回台北，她總會在我的包包裡塞進許多水果、麵包、礦泉水，深怕我在路上餓著了。並在車窗外不斷的叮囑，從小她就覺得我傻呼呼的，擔心我在外被騙被欺負。而我則會一直安慰阿嬤說，我很快就回來了，還跟她約定將來有機會要再帶她到台北玩。雖然包包很重，但卻是甜蜜的負擔。現在再也沒有人會拿礦泉水加重我行李的重量了，阿嬤也沒有等待到再次遊台北的機會。

日子過得很快，畢業沒多久，我嫁出去也生了孩子，去年還回學校進修，生活步調變得很快，每天都是分秒必爭。能陪伴阿嬤的時間變得很少很少，從之前隔周見面，到後來常常隔一兩個月才能回去陪她一晚。但她的期待卻沒有絲毫減少，總是在老家的藤椅上眼巴巴的望著。直到去年底，有天突然接到爸爸的電話，說阿嬤不小心跌倒摔斷了腿，我趕緊抽空回去看她，距離上次看她已經是三個多月。她老人家躺在床上，身體似乎因為開完刀變得相當虛弱疼痛，但她看見我和寶寶，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眼中散發著慈愛喜悅的光芒，伸手過來想摸摸寶寶，但是小傢伙一下子哭了起來，我趕緊把他抱開。再回來看阿嬤，她又變得很虛弱，一直喊痛要我們送她去醫院掛急診，當時已經很晚了，我們想可能她只是希望別人多陪陪她，於是我一邊幫她按摩一邊陪她聊天，這是我第一次幫她按摩，她的腳變得好瘦，似乎隔層皮就只剩骨頭，腳掌則是有嚴重的水腫。但是按著按著，突然聽到她打鼾的聲音，阿嬤睡著了，當時心裡很開心也很滿足，覺得她果然只是需要人陪。

回台北沒幾天，接到媽媽的電話說阿嬤人在醫院，醫生斷層掃描結果發現許多骨轉移，骨頭就像玻璃一樣脆弱。當下，突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原來很能忍痛的阿嬤，會在那麼晚還要求我們送她去醫院，是因為癌末，那是種需要打嗎啡才能忍受的疼痛阿。再次接到媽媽的電話，是阿嬤在醫院突然心跳停止，放棄急救正準備要送回家。我和兩個弟弟，趕緊請假趕回家，三個人在火車上都沒有交談，回想和阿嬤的點點滴滴，眼淚不停的流下來。總是在藤椅上坐著望著我們回家的阿嬤，那次卻沒有等到我們回到家。

阿嬤，對不起。在你最辛苦的那段日子我沒有陪在你身邊。讀醫學院的我，卻沒有辦法幫你分擔一點點的疼痛。從小到你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就連臨走之前還給我教導，從你身上，我學會痛痛的定義。當病人喊痛就是痛，病人若痛，家屬更痛。我愛你，謝謝你給我讀醫學院的肯定，你的期許，你的盼望，還有你那吃苦耐勞，勤儉付出的精神，我會替你繼續活下去。

謹將此篇獻給~我最敬愛的阿嬤~

臨藥所碩一 王貞予





凜冬

醫工所 鄭伊真

記得那是一個已過中秋微帶涼意的午後，我捲起行囊，以為要成功就得離鄉背井；要出人頭地就得沒有包袱，孑然從偌大平原遷徙到這擁擠的喧囂的集精華為一身的夜城。斷層陷落、火山群活動不斷，促成此處盆地的持續沉降。人們無止盡地焚膏繼晷朝九晚也九，甚至六日沒有假期中尋求一個出口，但好似薛斯佛斯之於巨石，迴圈是沒有始末的不是麼？我在這山巒圍繞的低地生活著、奮鬥著。但這裡並不是我的最低，我的最低位於地下一樓的那間研究實驗室。或許是我天生的厭惡，總感覺裡頭蚊蚋猖狂、瘴氣厲厲，無時無刻想要逃離。起初我只顧著拼命向前，回首時卻已看不清來時路，懊悔不已，我到底想要什麼？

相較於同儕，我更想是個微小的靜默存在，太微小了，是要不見身影許久纔足以被注意且議論的次要角色，好比佈景，好比影子，好比陪襯的綠葉。沒有豪情亦不在乎壯志，野心渺小到一生只求快樂平凡，才發現這看似簡單而饜足的純粹，竟也呎尺天涯。那麼為什麼當初執意向北呢？收到錄取通知時臉上盡是聖潔的光輝，每一回想起來都要莞爾，原來自詡與眾不同，不慕名利的我，不過也是那麼地俗不可耐。我埋臉進被褥中尋暖，子夜的台北城，是永遠不習慣的濕度與溫度，陽光太刺眼，冬夜太冷冽。這兒愈是紛鬧沸騰，就愈顯得我的格格不入，在震耳欲聾的喧囂中，很難不萌發徹底的憂傷並孤單。沒有歸屬感，該怎麼辦？想遠走高飛，該怎麼辦？超載太重，該怎麼辦——？

幾乎要叫出聲，無法遏止恐懼在體內滋長，簡直要被無形巨獸吃乾抹淨。抱頭求生，應該是最貼近的字眼了罷？但是呀，當時間推移，乍暖還寒，聞見枝頭鳥禽啁啾應和，暗示著已然來到適合發芽的季節。漸漸我明白，寒冬漸行漸遠，而艱苦並不能完全推諉到這座城市的一切；逃避也不是唯一解答。這是承擔的滋味，在交通物質人口濫情爆炸的痛苦痛快中，迎面撞上的，是早已迷濛的天真夢想。未能允現的，竟然帶著另一種邪惡的美。或許不全然是徒勞，我必須要選擇，選擇就算要走，也得走得瀟灑動人，我要帶著自信與美衣錦還鄉，只消再努力一點、再衝刺一會兒……。生命如旅程，無所謂方向，途中體會方能使得遊歷熠熠生光。嚐遍了北方的倔將，飲盡了研究的真諦，我看見成長的模樣，仍逆著光，卻也是依稀能辨別輪廓的剪影。這世界，複雜得鬱悶；複雜得有趣。

緬懷過程是無可避免的，因為那代表著久漸悄悄住進心底的羈絆。未來，無論是在何處何方，相信我會回想起這冬天寒風冰雨的刺骨，起初是那樣的難耐，然而一切終將遠去，如此也許就能補充邁步的力量罷？



幸福是什麼？

環衛所 商育滿

在一切都倍速快轉的世代，「幸福」就是擁有「時間」，擁有可以思考、可以駐足、可以舞動心靈、抑或享受生命內涵的時間。科學上定義，每個人每天都配給到均等的時數，卻不見得有「時間」，因為要趕路上班上學、趕著回信打電話、趕著吃飯洗澡睡覺、趕著上網看電視、趕著購物看醫生…每一段時間都是被切割或佔據的，都在某些程度而言，賣給了誰或是綁在有形無形的契約上，所以我們真的沒有「時間」，也因此擁有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便是幸福。

自由支配的時間，並非指空間定義下的「時間」，有空閒的老人其實沒有「時間」，他們要忙著吃藥洗腎住院手術、忙著重複交代遺言後事、忙著擔憂子孫與財產…甚至忙著哭泣、反覆回憶和發呆。天真的孩童其實也沒有「時間」，他們要忙著玩耍和嬉笑、忙著應付大人和撒嬌。不必從事直接生產的修行者也沒有「時間」，他們要忙著打坐、讀經、行善與禱告。連悠閒的寵物都沒有「時間」，牠們要忙著討主人的歡心、忙著睡覺和甦醒。然而，在任何時刻做任何事或不做任何事，只要因此愉悅欣喜，接觸自己的靈魂，那麼這段時光便立即變身成為美妙的「時間」，即便只是輕鬆的行走、奮力的揮汗撒網、勤勞的播種收割、快速的閱讀新知、家常的起居休憩……都成就莫大的幸福，所以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是相對的「時間」。

那種相對的「時間」，並非以長度定論，品質方為「時間」之經緯。在這個向度內，真正的幸福就是可以和自己從容對話、與自己靈魂重逢歡笑的那種景況，那一刻便是不會擺盪的永恆，甚至連「時間」這個元素都必須抽離，方可論終極之幸福。而抽離的「時間」，就全部散成亮點，回到時間之河，繼續它的流動與任務，這樣人們才會有無窮無盡的「時間」可以取用，才有能量傳遞幸福。而河內的「時間」，便逐一幻化成大千的樣貌，引領智者透著詩意與感恩，找到期盼的幸福。

時間像個呆板的老人

非得把每一段光陰規矩的等份切割，
明明太陽和月亮已經調好輪班時間，
他卻非得像軍人般的踢正步過生活，
正經八百的走過每個春夏秋冬。

時間像個浪漫的少婦

無論給她多少珠寶財富，
都不能交換她對生命的讚頌
無論給她多少的脅迫懇求，
都不能妥協她對價值的堅持。

時間像個要人陪睡的賴皮小孩

總是要你空下所有的心思，
總是要你放下手邊的任何事務，
不管你願不願意，
他就是當主宰，
支配你生命的力氣。

時間像個往前奔跑的傻子

知名的與不知名的路，
就只知道往前跑，
不論跑過幾回 還是要往前跑，
說是永遠前進，
問他何時停歇，
他什麼也不懂，
只會往前規律的奔跑。
就像水珠不斷旅行，帶著養分滋潤大地。
於是在擠破外膜的時候，水滴回到幸福的時間之河。

時間像個調皮的小孩

總在人家開心時，
趁人不注意時，
偷偷溜到別處去玩耍。
總在人家難熬時，
希望他快快趕路時，
偏偏慢慢踱步。

時間像個慈愛的母親

那怕已經風霜雨露，
還是要為子女荷鋤，
就算榮華富貴，
永遠關照每個仰臉的小孩。

時間像是個思慮縝密的騙子

騙你昏頭轉向，
騙你跟他生死與共，
騙你誤信他永遠可靠，
騙你心甘情願的交出一切，
交換他的一些美麗謊言，
等他拿到你的青春、或健康、或美貌、或
烏絲、或財富、或快樂、或全部的一切，
他卻一溜煙的跑得不見人影，
否認他曾經給你任何承諾。



擁有任何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便浸潤滿溢的幸福，但還無法稱為最動人的幸福，雖然它不擺盪，卻僅是穩固的幸福。最美麗的幸福是可以止歇的幸福，超越「擁有」的概念，在擁有的當下，可以毫不戀棧的轉身放手，映照一抹淺淺微笑在心頭，如同什麼都沒有過的安然自在，這是上乘的「幸福」，而這樣的幸福，我何其幸運得以常常經歷。

飛，是人沒有不想飛的。

翻開人類文明的這本大書，上面畫著達芬奇各種造型多變的飛行器；寫下了魯班能三日不墜的木鳥的尺寸；記載了飛向月亮的嫦娥；流傳著飛向太陽的伊卡洛斯。數不清，有多少個傳奇裡的主角吃了仙丹以後，順著冉冉上升的熱氣升空；想一千零一夜裏又有多少張能飛天下地的飛天魔毯？不只清醒時，就連作夢，我也經常夢見在泛著美麗波光的大海上飛行；而那美術館前放風箏的孩子，他是否也曾和我一樣，夢想著幻化成那只風箏翱翔於天空！飛是人類共同的夢想。但人若要飛，骨骼需再輕4倍，胸肌需再強壯20倍。人不能飛。

然而，在一個月圓的深夜，你讀書讀累了，揉揉酸澀的眼睛，你發現月亮正在窗外偷看著你，眼神像是一隻小貓，期待著你出去跟她一起玩耍，於是你推窗走到窗台，「嘩」傾瀉而下是柔順涼爽的月光，佐以徐徐微風洗去一天的疲勞。仰望月亮，你的心中出現了一些想像：「月亮的陰影像隻兔子麼！」、「那棵生命力過強的桂樹如今應是如何的枝葉繁盛！」依稀聽見霓裳羽衣曲，此時的你已經搭著想像力完完全全地飛到月球表面了。去年暑假，我與家人到藤枝遊玩。爬到山頂，閉上眼，任由微涼的清風按摩著身上的毛細孔，像數千隻手同時為我做著深度推拿放鬆，聽這裡間關那裏吱喳，像在山谷裡捉迷藏的小精靈一會兒這裡出現、一會兒在那裏；聽石上冷冷聲，像冷冽的泉水從指縫間流過；突然傳來一縷香煙，彷彿隨風到山腰的寺廟參拜了一回；一陣風颯颯撥弄千萬跟綠弦，整片森林都在我心中……再次睜開眼睛時，我已乘著想像力在山谷上下飛了一圈了。一個都市人，即使一生沒到過鄉村，他一樣可以想像跟李紳身邊，滴落額角的汗在禾下之土，了解他盤中糧粒皆來自辛苦；也可以想像與辛棄疾、鄭燮一同坐在稻埕中乘涼，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體會農村生活的簡單幸福。每次只要展開一卷書，讓想像力馳騁，他就可以

飛向不同的時空，盡情遊歷。你是否曾經看著天上的雲，看著出神？假日的午后，陽光從樹梢、從樓頂、從四面八方拋出千萬條金黃色的絲帶，燦爛得令人眯起了眼睛。暖和的風，帶著百花的香氣，輕拂面夾，溫柔的、暖暖的，給人一種瞌睡的幸福。有一朵雲，形狀像條狗，一陣風吹來，又變成雞蛋糕的模樣，於是張開雙手，想像自己是一架螺旋槳飛機，恣意穿梭在那雲深不知處，心情不由自主地雀躍……想像力就是一對翅膀，帶我們的心飛越現實的限制，飛向理想的國度。

想像力不會囿於世俗眼光。人類史上第一個靠著想像力起飛的，大概就是化成蝴蝶的莊子吧，莊子的想像力讓他超越世俗價值觀的框架，逍遙而自在，莊子裡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從前有一隻魚，他想像自己是一隻大鵬鳥，於是它就起飛了，而且一飛就飛出了大氣層。想像力突破眾人認為它是一隻魚的認知，讓它能變成一隻大鵬鳥，這就是想像力的魔法。想像力不會因年紀而衰退。陸遊即使老了，還是可以「醉入東海騎長鯨」，也還是可以挑燈看劍，看見自己上沙場報效國家；聽劍夾內寶劍的聲音，聽見自己為國家奉獻的心聲。年齡沒有減少陸遊追尋他的夢想。想像力不會被金錢限制。西方諺語中提到用千金買思想，代表著思想是無價的，即使再多錢也買不到想像力；即使沒有錢也不能阻止你繼續想像。就算家境貧困，那女孩還是想著她要如何幫助其他生活困難的同胞，即使其他人訕笑，她依然想像著；即便沒辦法有雄厚的財力，她依然想像著，後來沈芯菱小姐成功地改善了數千萬果農的生活。金錢的缺乏，並不能影響沈芯菱小姐對成功改善辛苦果農生活的想像。想像力不被權力控制。當哲學家第歐根尼馳騁著心思時，即便是亞歷山大，也不擋住他的陽光。所以想像力是一對與生俱來，不受世俗、年紀、金錢、權力所限的翅膀，帶我們飛越時間與空間的區隔，飛越現實的一切限制。

飛，原來我們都會飛。